通鑑紀事本末

DS
747
.2
S75534Y8
1873
v.30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403/62
ASIAN COLLECTION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George Street
TORONTO, CANADA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二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譙縱之亂

晉安帝義熙元年　初毛璩聞桓振陷江陵帥衆三萬順流東下將討之使其弟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出外水參軍巴西譙縱侯暉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暉至五城水口與巴西陽昧謀作亂縱爲人和謹蜀人愛之暉昧共逼縱爲主縱不可走投於水引出以兵逼縱登輿縱又投地叩頭固辭暉縛縱於輿還

TORONTO, CANADA

襲毛瑾於涪城殺之推縱爲梁秦二州刺史璩至略城聞變奔還成都遣參軍王瓊將兵討之爲縱弟明子所敗死者什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納縱兵殺璩及弟瑗滅其家縱稱成都王以從弟洪爲益州刺史以明子爲巴州刺史屯白帝於是蜀大亂漢中空虛氐王楊盛遣其兄子平南將軍撫據之

二年春正月益州刺史司馬榮期擊譙明子於白帝破之　秋九月劉裕聞譙縱反遣龍驤將軍毛脩之將兵與司馬榮期文處茂時延祖共討之脩之至宕渠榮期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承祖自稱巴州刺史

修之退還白帝

三年秋八月毛修之與漢嘉太守馮遷合兵擊楊承祖斬之修之欲進討譙縱益州刺史鮑陋不可修之上表言人之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塗已竭所以借命朝露者庶憑天威誅夷讎逆今屢有可乘之機而陋每違期不赴臣雖效死寇庭而救援理絕將何以濟劉裕乃表襄城太守劉敬宣帥衆五千伐蜀以劉道規爲征蜀都督 九月譙縱稱藩於秦

四年夏五月譙縱遣使稱藩於秦又與盧循潛通縱

UNIVERSITY OF TORONTO ... George Street TORONTO, CANADA

上表請桓謙於秦欲與之共擊劉裕秦王興以問謙謙曰臣之累世著恩荊楚若得因巴蜀之資順流東下士民必翕然響應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之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君以爲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引士縱疑之置於龍格使人守之謙泣謂諸弟曰姚主之言神矣　秋七月劉敬宣既入峽遣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出外水自帥益州刺史鮑陋輔國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延祖由墊江轉戰而前譙縱求救於秦秦王興遣平西將軍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將兵二萬赴之敬宣軍至黃虎

去成都五百里縱輔國將軍譙道福悉衆拒嶮相持
六十餘日敬宣不得進食盡軍中疾疫死者大半乃
引軍還敬宣坐免官削封三分之一荆州刺史劉道
規以督統降號建威將軍九月劉裕以敬宣失利請
遜位詔降爲中軍將軍開府如故劉毅欲以重法繩
敬宣裕保護之何無忌謂毅曰奈何以私憾傷至公
毅乃止
五年春正月秦王興遣使冊拜譙縱爲大都督相國
蜀王加九錫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
六年秋八月譙縱遣侍中譙良等入見於秦請兵以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Toronto, Canada

伐晉縱以桓謙爲荆州刺史譙道福爲梁州刺史帥衆二萬寇荆州秦王興遣前將軍苟林帥騎兵會之江陵自盧循東下不得建康之問羣盜互起荆州刺史劉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帥天門太守檀道濟廣武將軍彭城到彥之入援建康道濟祗之弟也鎮之至尋陽爲苟林所破盧循聞之以林爲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乘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克建康桓謙於道召募義舊民投之者二萬人謙屯枝江林屯江津二寇交逼江陵士民多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道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

支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帥衆數千自襄陽赴江陵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謙諸將佐皆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苟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蹉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苟林愚懦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沈疑之間已自還返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爲不支數日乃馳往攻謙水陸齊進謙等大陳舟師兼以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Toronto, Canada

步騎戰於枝江檀道濟先進陷陳謙等大敗謙單舸奔苟林道規追斬之還至涌口討林林走道規遣諮議參軍臨淮劉遵帥衆追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欲爲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於是大安　九月劉遵斬苟林於巴陵

冬十一月癸丑益州刺史鮑陋卒譙道福陷巴東殺守將溫祚時延祖

八年冬十一月太尉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旣有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衆皆以爲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十二月以齡

石爲益州刺史帥寧朔將軍臧熹河閒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等伐蜀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隸焉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毛修之固請行裕恐修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土人與毛氏有嫌

亦當以死自固不許

九年夏六月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黄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命譙道福將重兵鎮涪城以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帥衆萬餘屯平模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祇增疲困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出其不意侯

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也
因其恟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鼓
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
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旣安良將又集此求戰
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蜀子虜矣齡石從之
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
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麾
自散矣秋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
譙詵引兵迴趣南城南城自潰齡石捨船步進譙縱
大將譙撫之屯牛脾譙小苟塞打鼻臧熹擊撫之斬

之小苟聞之亦潰於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戊辰縱棄成都出走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壬申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按堵使復其業縱出成都先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譙道福聞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乃去自縊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道福謂其眾曰蜀之存亡實係於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眾皆許諾道福盡散金

帛以賜眾眾受之而走道福逃於獠中巴民杜瑾執送之斬於軍門齡石徙馬耽於越嶲耽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欲滅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須臾齡石使至戮其尸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賜爵豐城縣侯

張溥曰譙縱稱王於晉安帝義熙元年之春死於九年之秋鴟鳴數載顛覆隨及其出成都而奔也女固止之請死先人墓不聽投譙道福於涪道福怒投以劍去而自縊彼志圖與王而智慚女子岷峨在握而投足無路可謂窮矣縱祖

獻之有重名於西土縱少謹愼蜀人愛之爲安
西府參軍毛璩東討桓振梁州人不樂遠征侯
暉陽昧謀作亂逼縱爲主縱赴水投地叩頭固
辭不得已而登輿滅毛氏稱成都王自是毛修
之被困劉敬宣喪師連年無功重朝廷憂縱始
畏作賊久之居然賊矣忍死須臾萬世爲戮斯
亦足爲執節不堅貪生昧義者戒也劉裕遣師
失利旣懲黃虎之敗決遣朱齡石授以函書至
白帝乃發克平模而成都失守拔北城而南城
立潰雖齡石劉鍾長於用兵司帷幄者則裕也

桓謙逋逃之餘縱請於秦合兵入寇劉道規擊
斬之桓石綏起兵洛口爲傅韶所誅桓氏遂滅
夫桓玄大逆夷族未盡至謙始蕩無遺種亂臣
賊子欲望顛木繇蘖其誠難之然覆桓者謙俁
謙者縱縱身未死桓宗已絕叛之爲害也非徒
自禍必兼禍人從之者其何利乎譙道福憤縱
棄城隳功業散金帛以結士欲力戰保蜀衆散
出走廣漢人杜瑾執送之斬於軍門與縱斬於
王志一也馬耽始從縱亂及縱奔封倉庫以待
王師朱齡石徙之越巂耽知不免先引繩死齡

石果戮其尸嗚呼充譙縱始事固辭之義焉耽臨死見幾之明卽爲忠臣不難而臨歧一謬斷首莫贖死生是非分於旦晚其間尤貴早辨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呂光據姑臧

晉孝武帝太元七年秋九月車師前部王彌寘鄯善王休密馱入朝於秦請爲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秦王堅以驍騎將軍呂光爲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與淩江將軍姜飛輕車將軍彭晃將軍杜進康盛等總兵十萬鐵騎五千以伐西域光略陽羌酋婆樓之子也陽平公融

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今勞師萬里之外以踵漢氏之過舉臣竊惜之不聽

八年春正月秦呂光發長安以鄯善王休密馱車師前部王彌窴爲鄉導　冬十二月秦呂光行越流沙三百餘里焉耆等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純拒之嬰城固守光進軍攻之

九年秋七月龜茲王帛純窘急重賂獪胡以求救獪胡王遣其弟吶龍侯將馗帥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尉頭等諸國兵合七十餘萬以救龜茲秦呂光與戰

於城西大破之帛純出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城如長安市邑宮室甚盛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遠方諸國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立帛純弟震爲龜茲王　八月秦王堅聞呂光平西域以光爲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校尉道絕不通

十年春三月呂光以龜茲饒樂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足留也將軍但東歸中道自有福地可居光乃大饗將士議進止眾皆欲還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驅駿馬萬

餘匹而還　秋九月呂光自龜茲還至宜禾秦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破西域兵彊氣鋭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河西地方萬里帶甲十萬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爲遠伊吾關亦可拒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熙弗聽美水令犍爲張統謂熙曰今關中大亂京師存亡不可知呂光之來其志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熙曰憂之未知所出統曰光智略過人今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易當

也將軍世受大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爲將軍計莫若奉爲盟主以收衆望推忠義以帥羣豪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連王統楊壁合四州之衆掃兇逆寧帝室此桓文之舉也熙又弗聽殺洛於西海光聞楊翰之謀懼不敢進杜進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用翰之謀不足憂也宜及其上下離心速進以取之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至玉門熙移檄責光擅命還師以子胤爲鷹揚將軍與振威將軍南安姚皓別駕衛翰帥衆五萬拒光於

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光報
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志而遏歸國之眾遣彭晃杜
進姜飛爲前鋒與肖戰於安彌大破擒之於是四山
胡夷皆附於光武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光
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表杜進爲武威太守自餘將
佐各受職位涼州郡縣皆降於光獨酒泉太守宋皓
西郡太守宋泮城守不下光攻而執之讓泮曰吾受
詔平西域而梁熙絕我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爲
附之泮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
罪而將軍殺之泮但苦力不足不能報君父之讎耳

豈肯如逆氐彭濟之所爲乎主滅臣死固其常也光殺泮及皓主簿尉祐姦佞傾險與彭濟同執梁熙光寵信之祐譖殺名士姚皓等十餘人涼州人由是不悅光以祐爲金城太守祐至允吾襲據其城以叛姜飛擊破之祐奔據興城

十一年初張天錫之南奔也秦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與俱奔河西依禿髮思復鞬思復鞬送於魏安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聚兵數千人迎大豫爲主攻呂光昌松郡拔之執太守王世強光使輔國將軍杜進擊之進兵敗大豫進逼姑臧王穆諫曰光

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礪兵積粟然後東向與之爭不及期年光可取也大豫不從自號撫軍將軍涼州牧改元鳳凰以王穆爲長史傳檄郡縣使穆說諭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皆起兵應之有衆三萬保據楊塢　夏四月張大豫自楊塢進屯姑臧城西王穆及秃髮思復鞬子奚于帥衆三萬屯於城南呂光出擊大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秋九月呂光得秦王堅凶問舉軍縞素諡曰文昭皇帝冬十月大赦改元太安十一月張大豫自西郡入臨洮掠民五千餘戶保據俱城

十二月呂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
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
十二年秋七月呂光將彭晃徐炅攻張大豫於臨洮
破之大豫犇廣武王穆犇建康八月廣武人執大豫
送姑臧斬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冬
十二月呂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殺湟河太
守强禧以叛張掖太守彭晃亦叛東結康寧西通王
穆光欲自擊晃諸將皆曰今康寧在南伺釁而動若
晃穆未誅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實如
卿言然我今不往是坐待其來也若三寇連兵東西

交至則城外皆非吾有大事去矣今晃初叛與寧穆
情契未密出其倉猝取之差易耳乃自帥騎三萬倍
道兼行旣至攻之二旬拔其城誅晃初王穆起兵遣
使招敦煌處士郭瑀瑀歎曰今民將左衽吾忍不救
之邪乃與同郡索嘏起兵應穆運粟三萬石以餉之
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嘏爲敦煌太守旣
而穆聽讒言引兵攻嘏瑀諫不聽出城大哭舉手謝
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
而卒呂光聞之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不可以憚屢
戰之勞而失永逸之機也遂帥步騎二萬攻酒泉克

之進屯涼興穆引兵東還未至衆潰穆單騎走騂馬
令郭文斬其首送之

十三年　呂光之定涼州也杜進功居多光以爲武
威太守貴寵用事羣僚莫及光甥石聰自關中來光
問之曰中州人言我爲政何如聰曰但聞有杜進耳
不聞有舅光由是忌進而殺之光與羣僚宴語及政
事參軍京兆段業曰明公用法太峻光曰吳起無恩
而楚彊商鞅嚴刑而秦興業曰起喪其身鞅亡其家
皆殘酷之致也明公方開建大業景行堯舜猶懼不
濟乃慕起鞅之爲治豈此州士女所望哉光改容謝

之

十四年春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大赦改元麟嘉置百官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自仇池來至姑臧光立石氏爲妃紹爲世子

十九年秋七月三河王光以子覆爲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二十一年夏六月三河王呂光即天王位國號大涼大赦改元龍飛備置百官以世子紹爲太子封子弟爲公侯者二十人以中書令王詳爲尚書左僕射著作郎段業等五人爲尚書

張溥曰呂婆樓苻堅佐命臣也其子光復有大
功於堅若史書所載刺張蚝敗苟興平慕容暐
滅李焉擊苻洛其最著矣堅欲圖西域命光出
討太子宏執其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
深保愛旣泥流稽首帛純出亡破獪胡七十萬
騎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龜茲城大饗將士
賦詩言志不賓之胡貢款屬路使光是時撫綏
旣定振旅還秦則名高張騫忠比班侯玉門陽
關世記其績乃忽瞷姑臧自領涼州何也說者
謂苻堅喪敗長安危逼光歸無途莫若據國自

雄壯秦藩籬然以晉紀攷之孝武帝太元七年
九月秦遣光擊西域九年破龜茲十年九月擊
涼州殺刺史梁熙而代之堅則太元八年之冬
敗於晉十年之秋弒於姚萇十一年冬光得堅
凶問始自稱酒泉公是光據涼州時堅尚未死
也國君蒙難大兵掌握設統駿馬銳師與梁熙
抗義入援慕容垂姚萇等未始不懾其威名斂
戈解散於是出故主於窮山復京師之舊宇夷
夏承風燕秦混一較之偏安玄漠迹蒙不順豈
徒隗囂竇融之懸殊哉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

足不能納楊翰之言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爲光
所敗張大豫爲天錫世子魏安人迎立之誅叛
復國事可以濟乃違王穆正諫輕戰而亡兩人
才智不及光什一宜其覆隕獨光有過人之能
負夙世之望狡圖外方若與燕秦相應宋泮宋
晧守義被殺毫無怍情雖其罪稍減垂萇敢於
無君則一也昔苻重鎮洛陽以光爲長史重謀
反堅聞之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令
光檻車送重以今觀之忠孝安在哉光少好鷹
馬時人莫識唯王猛異之然猛能知慕容垂之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颺叛不能察呂光之二心知人其誠難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四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乞伏據金城

晉成帝咸和四年　初隴西鮮卑乞伏述延居於苑川侵并鄰部士馬彊盛及趙亡述延懼遷於麥田述延卒子傉大寒立傉大寒卒子司繁立

簡文帝咸安元年　秦益州刺史王統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於度堅山司繁帥騎三萬拒統於苑川統潛襲度堅山司繁部落五萬餘皆降於統其衆聞妻

子已降秦不戰而潰司繁無所歸亦詣統降秦王堅以司繁爲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從叔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眾

武帝寧康元年鮮卑勃寒寇掠隴右秦王堅使乞伏司繁討之勃寒請降遂使司繁鎮勇士川

太元元年乞伏司繁卒子國仁立

八年秦王堅之入寇也以乞伏國仁爲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頹反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頹聞之大喜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大言曰苻氏疲民逞兵殆將亡矣吾當與諸君共建一方之業及

堅敗國仁遂迫脅諸部有不從者擊而併之眾至十
餘萬

十年秋九月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元建義以乙旃童踁爲左相屋引出支爲右相獨孤匹蹄爲左輔武羣勇士爲右輔弟乾歸爲上將軍分其地置武城等十二郡築勇士城而都之

十一年春正月南安祕宜帥羌胡五萬餘人攻乞伏國仁國仁將兵五千逆擊大破之宜奔還南安　秋七月祕宜與莫侯悌眷帥其眾三萬餘戶降於乞伏

國仁國仁拜宜東秦州刺史俤眷梁州刺史
十二年春三月秦主登以乞伏國仁爲大將軍大單
于苑川王　夏六月苑川王國仁帥騎三萬襲鮮卑
大人密貴裕苟提倫三部於六泉秋七月與沒奕干
金熙戰於渴渾川沒奕干金熙大敗三部皆降
十三年夏四月苑川王國仁破鮮卑越質叱黎於平
襄獲其子詰歸　六月苑川王乞伏國仁卒謚曰宣
烈廟號烈祖其子公府尚幼羣下推國仁弟乾歸爲
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改元太初　秋
七月河南王乾歸立其妻邊氏爲王后置百官倣漢

制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爲丞相梁州刺史悌眷爲御史大夫金城邊芮爲左長史東秦州刺史祕宜爲右長史武始翟勍爲左司馬略陽王松壽爲主簿從弟軻彈爲梁州牧弟益州爲秦州牧屈眷爲河州牧

九月河南王乾歸遷都金城

十四年春正月秦主登以河南王乾歸爲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　夏五月金城王乾歸擊侯年部大破之於是秦涼鮮卑羌胡多附乾歸　冬十一月枹罕羌彭奚念附於乾歸以奚念爲北河州刺史

十五年冬十二月越質詰歸據平襄叛金城王乾歸

十六年春正月金城王乾歸擊越質詰歸詰歸降乾
歸以宗女妻之
十八年金城王乾歸立其子熾磐爲太子熾磐勇略
明決過於其父
十九年春正月秦主登遣使拜金城王乾歸爲左丞
相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　夏六月
秦主登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爲梁王后　冬十月
秦主崇爲梁王乾歸所逐犇隴西王楊定定與崇共
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
詰歸帥騎三萬拒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斬首萬七

千級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十一月梁王乾歸自稱秦王大赦
二十年春正月西秦王乾歸以太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爲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爲右僕射置官皆如魏武晉文故事然猶稱大單于大將軍邊芮等領府佐如故　夏六月西秦王乾歸遷於西城
二十一年越質詰歸帥戶二萬叛西秦降於秦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涼王光以西秦王乾歸數反覆舉兵伐之乾歸羣下請東犇成紀以避之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光兵雖衆而無法其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St. George Street

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敗光自走矣光軍於長最遣太原公纂等帥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帥衆二萬救之未至纂等拔金城光又遣其將梁恭等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奕干攻其東天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乾歸使人紿延云乾歸衆潰奔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延不從進與乾歸遇延戰死稚與將軍姜顯救散卒還屯枹罕光亦引兵還姑臧　夏六月西秦王乾歸徵北河州刺史彭奚念爲鎭衛將軍以鎭西將軍屋弘破光爲河州牧定

州刺史翟瑥爲興晉太守鎭枹罕
三年西秦丞相出連乞都卒冬十月以金城太守辛
靜爲右丞相
四年春正月西秦王乾歸遷都苑川　夏五月秦征
西大將軍隴西公碩德將兵五千伐西秦入自南安
峽西秦王乾歸帥諸將拒之軍於隴西　秋七月西
秦王乾歸使武衛將軍慕兀等屯守秦軍樵采路絕
秦王興潛引兵救之乾歸聞之使慕兀帥中軍二萬
屯柏楊鎭軍將軍羅敦帥外軍四萬屯侯辰谷乾歸
自將輕騎數千前候秦兵會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

爲追騎所逼入於外軍旦與秦戰大敗走歸苑川其部衆三萬六千皆降於秦興進軍枹罕乾歸奔金城謂諸豪帥曰吾不才叨竊名號已踰一紀今敗散如此無以待敵欲西保允吾若舉國而去必不得免卿等留此各以其衆降秦以全宗族勿吾隨也皆曰死生願從陛下乾歸曰吾今將寄食於人若天未亡我庶幾異日克復舊業復與卿等相見今相隨而死無益也乃大哭而別乾歸獨引數百騎奔允吾乞降於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傉檀迎之寘於晉興待以上賓之禮鎮北將軍禿髮俱延言於利鹿孤

曰乾歸本吾之屬國因亂自尊今執窮歸命非其誠
款若逃歸姚氏必爲國患不如徙置乙弗之間使不
得去利鹿孤曰彼窮來歸我而逆疑其心何以勸來
者俱延利鹿孤之弟也秦兵旣退南羌梁戈等密招
乾歸乾歸將應之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晉興太守陰
暢暢馳白利鹿孤利鹿孤遣其弟吐雷帥騎三千屯
捫天嶺乾歸懼爲利鹿孤所殺謂其太子熾磐曰吾
父子居此必不爲利鹿孤所容今姚氏方彊吾將歸
之若盡室俱行必爲追騎所及吾以汝兄弟及汝母
爲質彼必不疑吾在長安彼終不敢害汝也乃送熾

磐等於西平八月乾歸南奔枹罕遂降於秦 冬十一月乞伏乾歸至長安秦王興以爲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久之乞伏熾磐欲逃詣乾歸武威王利鹿孤追獲之利鹿孤將殺熾磐廣武公傉檀曰子而歸父無足深責宜宥之以示大度利鹿孤從之

五年春二月秦王興使乞伏乾歸還鎮苑川盡以其故部衆配之 夏四月乞伏乾歸至苑川以邊芮爲長史王松壽爲司馬公卿將帥皆降爲僚佐偏裨

元興元年夏四月乞伏熾磐自西平逃歸苑川南涼

王傉檀歸其妻子乞伏乾歸使熾磐入朝於秦秦王
興以熾磐爲興晉太守
義熙二年十一月乞伏乾歸入朝於秦
三年春正月秦王興以乞伏乾歸寖彊難制留爲主
客尚書以其世子熾磐行西夷校尉監其部衆
四年乞伏熾磐以秦政寖衰且畏秦之攻襲冬十月
招結諸部二萬餘人築城於嵻崀山而據之　十二
月乞伏熾磐攻彭奚念於枹罕爲奚念所敗而還
五年春二月乞伏熾磐入見秦太原公懿於上邽彭
奚念乘虛伐之熾磐聞之怒不告懿而歸擊奚念破

之遂圍枹罕乞伏乾歸從秦王興如平涼熾磐克枹罕遣人告乾歸乾歸逃還苑川　夏四月乞伏乾歸如枹罕留世子熾磐鎮之收其衆得二萬徙都度堅山　秋七月乞伏乾歸復即秦王位大赦改元更始公卿以下皆復本位　冬十月西秦王乾歸立夫人邊氏爲王后世子熾磐爲太子仍命熾磐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屋引破光爲河州刺史鎮枹罕以南安焦遺爲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

六年春三月西秦王乾歸攻秦金城郡拔之　秋七月乙丑西秦王乾歸討越質屈機等十餘部降其衆

二萬五千徙於苑川八月乾歸復都苑川　九月西
秦王乾歸攻秦略陽南安隴西諸郡皆克之徙民二
萬五千戶於苑川及枹罕
七年春正月秦王興以太常索稜爲太尉領隴西內
史使招撫西秦西秦王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
請降興遣鴻臚拜乾歸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
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單于河南王太子熾磐爲
鎭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　二月河南王乾歸徙鮮
卑僕渾部三千餘戶於度堅城以子敕敎爲秦興太
守以鎭之　夏四月河南王乾歸徙羌句豈等部衆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St. George Street

於疊蘭城以兄子阿柴爲興國太守以鎭之五月復以子木奕干爲武威太守鎭嵻崀城　秋八月河南王乾歸攻秦略陽太守姚龍於柏陽堡克之冬十一月進攻南平太守王憬於水洛城又克之徙民三千餘戶於譚郊遣乞伏審虔帥衆二萬城譚郊　十二月西羌彭利髮襲據枹罕乾歸討之不克

八年春正月河南王乾歸復討彭利髮利髮南走追斬之以乞伏審虔爲河州刺史鎭枹罕而還　二月乾歸徙都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鎭苑川　夏六月乞伏公府弒河南王乾歸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

夏平昌公熾磐遣其弟廣武將軍智達揚武將軍木
奕干帥騎三千討之以其弟曇達爲鎮京將軍鎮譚
郊驍騎將軍婁機鎮苑川熾磐帥文武及民二萬餘
戶遷於枹罕　秋七月乞伏智達等擊破乞伏公府
於大夏公府奔疊蘭城就其弟阿柴智達等攻拔之
斬阿柴父子五人公府奔嵻崀南山追獲之并其四
子轘之於譚郊八月乞伏熾磐自稱大將軍河南王
大赦改元永康葬乾歸於枹罕諡曰武元王廟號高
祖　九月河南王熾磐以尚書令武始翟勍爲相國
侍中太子詹事趙景爲御史大夫罷尚書令僕射尚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St. George Street

書六卿侍中等官
十年冬十月河南王熾磐復稱秦王置百官
張溥曰乞伏部著於紇干盛於述延至司繁降苻堅國稍微矣堅使鎮勇士川部衆復集及國仁代鎮會堅寇晉因而逞亂彼蓋決之天道知堅必敗割據一方有得無喪其僭竊同呂光智則過之且光苻氏世臣出討龜茲即思留居鳩摩羅什勸之東歸遂殺梁熙取姑臧國之大叛罪甚無將國仁則隴西故墟舊部士馬世業足雄幸假風飈歸圖興復事近寇暴情殊亂賊是

故後涼之據姚萇之流也西秦之興慕容垂之
屬也國仁在位四年死子公府沖幼國人立其
弟乾歸斬楊定敗呂延詰歸入朝視羆來貢聲
振邊服地連隴巴誠鮮卑霸主矣姚興師至乾
歸修言梟翦欲一舉而并關中忽窮敗北哭辭
豪帥奔禿髮利鹿孤以彼阻守金城追師未及
聚眾力抗可無越境驟敗遽逃輕於棄國豈可
與古公杖策昭烈南奔同日道哉既復背禿髮
走依姚興身歷險阻仍歸長安乾歸是時當亦
悔向者之出走矣司繁爲苻堅所逼願效呼韓

入秦聽命乾歸敗於姚興則逃徙靡定終爲之臣羌虜何常困厄則附人伺釁則先動子孫行事猶之厥祖也乾歸初霸呂光來伐密貴周等勸其遣愛子往質惡而殺之後復有請其奔成紀者謝不聽卒立大功彼勇於拒光而怯於讓興可謂知强弱明進退矣然南景門崩有國不守梟鳥集手身則被弑災禍之來弗能避也乾歸代兄之位謀立後嗣當在兄子公府舍之而自立其子能無怨乎公府弑之殺其諸子此吳公子光所以刺王僚也熾磐討殺公府稱復父

仇夷狄有人猶賢於晉安帝矣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St. George Street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五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禿髮據廣武

晉哀帝興寧三年冬十月鮮卑禿髮椎斤卒年一百一十子思復鞬代統其眾椎斤樹機能從弟務丸之孫也

孝武帝太元十九年初禿髮思復鞬卒子烏孤立烏孤雄勇有大志與大將紛陁謀取涼州紛陁曰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講武禮俊賢修政刑然後可也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St. George Street

烏孤從之三河王光遣使拜烏孤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烏孤與其羣下謀之曰可受乎皆曰吾士馬衆多何爲屬人石眞若留不對烏孤曰卿畏呂光邪石眞若留曰吾本根未固小大非敵若光致死於我何以待之不如受以驕之俟釁而動蔑不克矣烏孤乃受之

二十年秋七月禿髮烏孤擊乙弗折掘等諸部皆破降之築廉川堡而都之廣武趙振少好奇略聞烏孤在廉川棄家從之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拜左司馬三河王光封烏孤爲廣武郡公

二十一年夏六月三河王呂光遣使拜禿髮烏孤爲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諸子貪淫三甥暴虐遠近愁怨吾安可違百姓之心受不義之爵乎吾當爲帝王之事耳乃留其鼓吹羽儀謝而遣之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禿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大赦改元太初治兵廣武攻涼金城克之涼王光遣將軍竇苟伐之戰於街亭涼兵大敗涼散騎常侍太常西平郭麐善天文數術國人信重之會熒惑守東井麐謂僕射王詳曰涼之分野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St. George Street

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闇弱太原公凶悍一旦不
諱禍亂必起吾二人久居內要彼常切齒將爲誅首
矣田胡王乞基部落最彊二苑之人多其舊衆吾欲
與公舉大事推乞基爲主二苑之衆盡我有也得城
之後徐更議之詳從之磨夜以二苑之衆燒洪範門
使詳爲內應事泄詳被誅磨遂據東苑以叛民間皆
言聖人起兵事無不成從之者甚衆涼王光召太原
公纂使討磨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磨舉事
必不虛發吾欲殺纂推兄爲主西襲呂弘據張掖號
令諸郡此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爲呂氏臣安享其

祿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呂氏若亡吾爲弘演矣統至番禾遂叛歸麿弘纂之弟也纂與西安太守石元良共擊麿大破之麿得光孫八人於東苑及敗而恚悉投於鋒上枝分節解飲其血以盟眾眾皆掩目涼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人反於休屠城與麿共推涼後將軍楊軌爲盟主軌略陽氏也將軍程肇諫曰卿棄龍頭而從蛇尾非計也軌不從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纂擊破麿將王斐於城西麿兵勢漸衰遣使請救於禿髮烏孤九月烏孤使其弟驃騎將軍利鹿孤帥騎五千赴之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George Street

二年春正月楊軌以其司馬郭緯爲西平相帥步騎二萬北赴郭麐禿髮烏孤遣其弟車騎將軍傉檀帥騎一萬助軌軌至姑臧營於城北　夏四月涼太原公纂將兵擊楊軌郭麐救之纂敗還　六月楊軌自恃其衆欲與涼王光決戰郭麐每以天道抑止之涼常山公弘鎭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纂將兵迎之楊軌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姑臧益彊不可取矣乃與禿髮利鹿孤共邀擊纂纂與戰大破之軌奔王乞基麐性褊急殘忍不爲士民所附聞軌敗走降西秦西秦王乾歸以爲建

忠將軍散騎常侍弘引兵棄張掖東走　秋九月楊
軌屯廉川收集夷夏衆至萬餘王乞基謂軌曰禿髮
氏才高而兵盛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軌乃遣使
降於西平王烏孤軌尋爲羌酋梁饑所敗西奔傉海
襲乙弗鮮卑而據其地烏孤謂羣臣曰楊軌王乞基
歸誠於我卿等不速救使爲羌人所覆孤甚愧之平
西將軍渾屯曰梁饑無經遠大略可一戰禽也饑進
攻西平西平人田玄明執太守郭倖而代之以拒饑
遣子爲質於烏孤烏孤欲救之羣臣憚饑兵彊多以
爲疑左司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方彊洪池以北

未可冀也嶺南五郡庶幾可取大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華夷震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乃謂羣臣曰梁饑若得西平保據山河不可復制饑雖驍猛軍令不整易破也遂進擊饑大破之饑退屯龍支堡烏孤進攻拔之饑單騎奔澆河俘斬數萬以田玄明爲西平內史樂都太守田瑤湟河太守張裯澆河太守王稚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於烏孤　冬十一月楊軌王乞基帥戶數千自歸於西平王烏孤　十二月西平王禿

髮烏孤更稱武威王
三年春正月武威王烏孤徙治樂都以其弟西平公利鹿孤鎭安夷廣武公傉檀鎭西平叔父素渥鎭湟河若留鎭澆河從弟替引鎭嶺南洛回鎭廉川從叔吐若留鎭浩亹夷夏俊傑隨才授任內居顯位外典郡縣咸得其宜烏孤謂羣臣曰隴右河西本數郡之地遭亂分裂至十餘國呂氏乞伏氏段氏最彊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氏本吾之部落終當服從段氏書生無能爲患且結好於我攻之不義呂光衰耄嗣子微弱纂弘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浩亹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廉川乘虛迭出彼必疲於奔命不過二年兵勞民困則姑臧可圖也姑臧舉則二寇不待攻而服矣烏孤曰善　夏六月烏孤以利鹿孤為涼州牧鎮西平召車騎大將軍傉檀入錄府國事　秋八月武威王禿髮烏孤醉走馬傷脅而卒遺令立長君國人立其弟利鹿孤謚烏孤曰武王廟號烈祖利鹿孤大赦徙治西平

四年春正月禿髮利鹿孤大赦改元建和　夏五月楊軌田玄明謀殺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殺之

五年春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羣臣皆勸之安

國將軍鍮勿崙曰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畜倉庫啓敵人心不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彊則避之此久長之良策也且虛名無實徒足爲世之質的將安用之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以廣武公傉檀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錄尚書事

夏六月河西王利鹿孤命羣臣極言得失西曹從事史暠曰陛下命將出征往無不捷然不以綏寧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爲先唯以徙民爲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
斬將拔城而地不加廣也利鹿孤善之
元興元年春三月河西王禿髮利鹿孤寢疾遺令以
國事授弟傉檀初禿髮思復鞬愛重傉檀謂諸子曰
傉檀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於
弟利鹿孤在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於傉檀利
鹿孤卒傉檀襲位更稱涼王改元弘昌遷於樂都謚
利鹿孤曰康王　是歲秦王興遣使拜禿髮傉檀爲
車騎將軍廣武公
三年春二月南涼王傉檀畏秦之彊乃去年號罷尚

書丞郎官遣參軍闞尚使於秦秦王興曰車騎獻款稱藩而擅興兵造大城豈爲臣之道乎尚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先王之制也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勍寇蓋爲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爲嫌興善之傉檀求領涼州興不許

義熙二年夏六月秃髮傉檀伐沮渠蒙遜蒙遜嬰城固守傉檀至赤泉而還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於秦秦王興以爲忠以傉檀爲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徵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請留尚興不許威見興流

涕言曰臣州奉戴王化於茲五年土宇僻遠威靈不接士民嘗膽抆血共守孤城仰恃陛下聖德俯仗良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陛下奈何乃以臣等貿馬三千匹羊三萬口賤人貴畜無乃不可若軍國須馬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餘戶各輸一馬朝下夕辦何難之有昔漢武傾天下之資力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陛下無故棄五郡之地忠良華族以資暴虜豈惟臣州士民墜於塗炭恐方為聖朝旰食之憂興悔之使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諭傉檀會傉檀已帥步騎三萬軍於五澗普先以狀告之傉

檀遽逼遣王尙尙出自淸陽門傉檀入自涼風門別
駕宗敞送尙還長安傉檀謂敞曰吾得涼州三千餘
家情之所寄惟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
君所以忠於殿下也傉檀曰吾新牧貴州懷遠安邇
之略如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殿下惠撫其民
收其賢俊以建功名其何求不獲因薦本州文武名
士十餘人傉檀嘉納之王尙至長安興以爲尙書傉
檀燕羣僚於宣德堂仰視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
居者不作信矣武威孟禕曰昔張文王始爲此堂於
今百年十有二主矣惟履信思順者可以久處傉檀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善之　秋八月禿髮傉檀以興城侯文支鎭姑臧自還樂都雖受秦爵命然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　冬十一月禿髮傉檀遷於姑臧

三年秋七月禿髮傉檀復貳於秦遣使邀乞伏熾磐熾磐斬其使送長安　九月禿髮傉檀將五萬餘人伐沮渠蒙遜蒙遜與戰於均石大破之　十一月夏王勃勃帥騎二萬擊傉檀於支陽殺傷萬餘人而還傉檀帥眾追之勃勃逆擊於武陽下峽大破之殺傷萬計勃勃積尸而封之號曰髑髏臺

四年夏五月秦王興以禿髮傉檀內外多難欲因而

取之使尙書郎韋宗往覘之傉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於興曰涼州雖弊傉檀權譎過人未可圖也興曰劉勃勃以烏合之眾猶能破之況我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移勢變返覆萬端陵人者易敗戒懼者難攻傉檀之所以敗於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懼而求全臣竊觀羣臣才略無傉檀之比者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興不聽使其子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軍將軍斂成

鎮遠將軍乞伏乾歸帥步騎三萬襲傉檀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曰傉檀恃其險遠故敢違慢不若詔沮渠蒙遜及李暠討之使自相困斃不必煩中國之兵也亦不聽興遣傉檀書曰今遣齊難討勃勃恐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傉檀以爲然遂不設備弼濟自金城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言討勃勃傉檀猶豫守備未嚴願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民皆爲吾有孤城無援可坐克也弼不從進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閉城拒之弼遣人諭之使降霸曰汝棄信誓而伐與國吾有死

而已何降之有弼進攻斬之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
固守出奇兵擊弼破之弼退據西苑城中人王鍾等
謀爲內應事泄傉檀欲誅首謀者而赦其餘前軍將
軍伊力延侯曰今彊寇在外而姦人竊發於內危孰
甚焉不悉阬之何以懲後傉檀從之殺五千餘人命
郡縣悉散牛羊於野斂成縱兵鈔掠傉檀遣鎮北大
將軍俱延鎮軍將軍敬歸等擊之秦兵大敗斬首七
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傉檀攻之未克秋七月興遣
衛大將軍常山公顯帥騎二萬爲諸軍後繼至高平
聞弼敗倍道赴之顯遣善射者孟欽等五人挑戰於

涼風門弦未及發傉檀材官將軍宋益等迎擊斬之
顒乃委罪斂成遣使謝傉檀慰撫河外引兵還傉檀
遣使者徐宿詣秦謝罪　冬十一月禿髮傉檀復稱
涼王大赦改元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爲王后
世子武臺爲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趙鼂右長史郭
倖爲尚書左右僕射昌松侯俱延爲太尉
張溥曰禿髮樹機能當晉泰始中殺胡烈於萬
斛堆敗蘇愉於金山盡有涼州地武帝爲之旰
食後馬隆討誅之始衰至思復鞬復盛子烏孤
繼之務農桑脩鄰好謀取涼州登廉州大山追

思祖烈仍欲使廬陵契汗萬里委順志豈一日居人下哉呂光初署烏孤官號石眞若留勸權受之意欲遵養待釁也既納苻渾策討蕩諸部卽自豪大拒光爵命治兵力爭夫沮渠蒙遜乞伏乾歸與禿髮烏孤皆光敵也蒙遜之畔光用衆之怒乾歸烏孤之擊光乘人之衰自此後涼日疲奔命矣攷諸編年光自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稱涼天王以來安帝隆安元年擊西秦乾歸呂延敗死是年烏孤自稱西平王攻涼取金城蒙遜畔拔臨松據金山一年之內三大敵

交難於是沮渠稱北涼禿髮稱南涼尤爲光害三年烏孤死弟利鹿孤立呂光亦卒厥後呂氏日亂西秦亦弱虎視於涼者惟有禿髮沮渠西涼不敢望也傉檀者利鹿孤弟兄終弟及至此凡三世矣利鹿孤初立時段業譏其不輔沖人而自立梁明援宋宣孫策以對利鹿孤死又立傉檀者曰此先父之命奇其才略諸兄不以授子欲次而傳之也利鹿孤在位垂拱軍國大事皆決於傉檀一朝稱君從橫河右摧呂氏取姑臧不煩兵力固知宗敞許爲命世韋宗稱其偉

人良有繇乎夫乞伏國仁死國人立其弟乾歸西秦遂興然身不免弑者兄子公府害之也烏孤兄弟三人承命次及骨肉無瑕豈其有慕於太伯季歷而興起者耶然乾歸外難方平家禍遽作傉檀幸無家禍又迫於外敵窮兵而死禍生慮表變成不測意者不如是則夷狄不亡也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六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蒙遜據張掖

晉安帝隆安元年　初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匈奴沮渠王之後也世世爲部帥涼王光以羅仇爲尚書從光伐西秦及呂延敗死羅仇弟三河太守麴粥謂羅仇曰主上荒耄信讒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智勇之時也吾兄弟必不見容與其死而無名不若勒兵向西平出苕藋奮臂一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誠如

汝言然吾家世以忠孝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光果聽讒以敗軍之罪殺羅仇及麴粥羅仇弟子蒙遜雄傑有策略涉獵書史以羅仇麴粥之喪歸葬諸部多其族姻會葬者凡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呂王昏荒無道多殺不辜吾之上世虎視河西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恥復上世之業何如衆咸稱萬歲遂結盟起兵攻涼臨松郡拔之屯據金山　夏五月涼王光遣太原公纂將兵擊沮渠蒙遜於忽谷破之蒙遜逃入山中蒙遜從兄男成爲涼將軍聞蒙遜起兵亦合衆數千屯樂涫酒泉太守壘澄討男成

兵敗澄死男成進攻建康遣使說建康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殺無常人無容處一州之地叛者相望瓦解之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依附府君奈何以蓋世之才欲立忠於垂亡之國男成等旣唱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鄙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何如業不從相持二旬外救不至郡人高逵史惠等勸業從男成之請業素與涼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懼不自安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璽以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蒙遜帥衆歸業業以蒙遜爲鎮

西將軍光命太原公纂將兵討業不克
二年夏四月段業使沮渠蒙遜攻西郡執太守呂純
以歸純光之弟子也於是晉昌太守王德敦煌太守
趙郡孟敏皆以郡降業業封蒙遜爲臨池侯以德爲
酒泉太守敏爲沙州刺史　六月涼常山公弘鎮張
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纂將
兵迎之弘引兵棄張掖東走段業徙治張掖將追擊
弘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
也業不從大敗而還賴蒙遜以免業城西安以其將
臧莫孩爲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不知退

此乃爲之築冢非築城也業不從莫孩尋爲呂纂所破

三年春二月段業卽涼王位改元天璽以沮渠蒙遜爲尚書左丞梁中庸爲右丞

五年夏四月北涼王業憚沮渠蒙遜勇略欲遠之蒙遜亦深自晦匿業以門下侍郎馬權代蒙遜爲張掖太守權素豪儁爲業所親重常輕侮蒙遜蒙遜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權蒙遜謂沮渠男成曰段公無鑒斷之才非撥亂之主曏所憚者惟索嗣馬權今皆已死蒙遜欲除之以奉兄何

如男成曰業本孤客爲吾家所立恃吾兄弟猶魚之有水夫人親信我而圖之不祥蒙遜乃求爲西安太守業喜其出外許之蒙遜與男成約同祭蘭門山而陰使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以取假日爲亂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果然業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臣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眾不從故約臣祭山而反誣臣其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臣然後奉王命而討之無不克矣業不聽殺之蒙遜泣告眾曰男成忠於段王而段王無故枉殺之諸君能爲報

仇乎且始者共立段王欲以安衆耳今州土紛亂非段王所能濟也男成素得衆心衆皆憤泣爭奮比至氏池衆逾一萬鎭軍將軍臧莫孩帥所部降之羌胡多起兵應蒙遜者蒙遜進逼侯塢業先疑右將軍田昂囚之至是召昂謝而赦之使與武衛將軍梁中庸共討蒙遜別將王豐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者昂至侯塢帥騎五百降於蒙遜業軍遂潰中庸亦詣蒙遜降五月蒙遜至張掖田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至業謂蒙遜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曰孤子然一己爲君家所推願句餘命使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斬之業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巫覡故至於敗沮渠男成之弟富占將軍俱傫帥戶五百降於河西王利鹿孤傫石子之子也　六月梁中庸等共推沮渠蒙遜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蒙遜署從兄伏奴爲張掖太守和平侯弟拏爲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爲西郡太守臧莫孩爲輔國將軍房晷梁中庸爲左右長史張騭謝正禮爲左右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悅　秋九月沮渠蒙遜所部酒泉涼

寧二郡叛降於西涼又聞呂隆降秦大懼遣其弟建
忠將軍挐牧府長史張潛見秦隴西公碩德於姑臧
請帥其眾東遷碩德喜拜潛張掖太守挐建康太守
潛勸蒙遜東遷挐私謂蒙遜曰姑臧未拔呂氏猶存
碩德糧盡將還不能久也何爲自棄土宇受制於人
乎臧莫孩亦以爲然蒙遜遣子奚念爲質於河西王
利鹿孤利鹿孤不受曰奚念年小可遣挐也冬十月
蒙遜復遣使上疏於利鹿孤曰臣前遣奚念具披誠
款而聖旨未昭復徵弟挐臣竊以爲苟有誠信則子
不爲輕若其不信則弟不爲重今寇難未夷不獲奉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詔願陛下亮之利鹿孤怒遣張松侯俱延興城侯文
支將騎一萬襲蒙遜至萬歲臨松執蒙遜從弟鄯善
苟子虜其民六千餘戶蒙遜從叔孔遮入朝於利鹿
孤許以拏爲質利鹿孤乃歸其所掠召俱延等還文
支利鹿孤之弟也
元興元年秦王興遣使拜沮渠蒙遜爲鎭西將軍沙
州刺史西海侯
二年秋八月秦遣使者梁構至張掖蒙遜問曰禿髮
傉檀爲公而身爲侯何也構曰傉檀凶狡款誠未著
故朝廷以重爵虛名羈縻之將軍忠貫白日當入贊

帝室豈可以不信相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如尹緯姚晃佐命之臣齊難徐洛一時猛將爵皆不過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昔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不意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封張掖而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悅乃受命

義熙八年冬十月沮渠蒙遜遷於姑臧十一月沮渠蒙遜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玄始置百官如涼王光爲三河王故事　河西王蒙遜奉表稱藩拜涼州刺史

張溥曰蒙遜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羅仇麴粥其伯父也呂光征河南兵敗麴粥欲勒兵取涼州羅仇守義不從光竟信讒殺之蒙遜將喪歸葬激其諸部復讎斬馬遂丼祥以盟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立段業致敵於涼葢其英略權變少時已然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常游飲自晦是以伯父誅夷彼身獨免託名會葬得奮私謀也段業者京兆人博涉史傳有尺牘才爲杜進記室光敗帛純命作龜茲宮賦譏其壯麗既望光揚清激濁因療疾天梯山作表

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若故儒素長者烏
能爲亂迫於沮渠不辭戎首單飄一己終見屠
戮此亦梁熙之流死不足憐然蒙遜親男成卽
殺男成事業卽殺業爲之兄與主者不亦難乎
馬權武略過人業所親重蒙遜譖殺之說男成
作亂不許卽邀祭蘭門山遣許咸告變業賜男
成死蒙遜復泣告衆爲兄報讎起而誅業夫羅
仇麴粥之死呂光爲之蒙遜可藉以激衆怒男
成之死直蒙遜自爲之反借以殺業其術何居
羅仇死忠者也男成亦死忠者也蒙遜爲羅仇

而叛光涼之人皆以爲蒙遜能復讎者也蒙遜復以其術用之段業人皆信其復讎不知其殺兄君父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先王未嘗禁人之讎也蒙遜假父兄之讎以愚涼人始行則正再行則賊殺一兄而獲二利亦古來復讎之大變也即稱兵日澗南涼請和出師丹嶺北寇賓服焉足蔽凶德哉蒙遜始立搜揚賢儁自此晉文後漸峻暴劉祥言事立誅夷性不仁初尚矯飾久而無忌其行事皆如此也沮渠親信孔篤蒙遜伯父也侵害百姓立令自殺彼

建功業則名爲父兄報讎振紀綱則假尊親試
法譎而能忍猶冒頓鳴鏑射人之餘智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七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秦滅後涼

晉安帝隆安三年冬十二月涼王光疾甚立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太原公纂爲太尉常山公弘爲司徒謂紹曰今國家多難三鄰伺隙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己無爲委重二兄庶幾可濟若內相猜忌則蕭牆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

彊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輯睦則祚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矣纂泓泣曰不敢又執纂手戒之曰汝性麤暴深爲吾憂善輔永業勿聽讒言是日光卒紹祕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纂曰陛下國之冢嫡臣敢奸之紹固讓纂不許驃騎將軍呂超謂紹曰纂爲將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必有異志宜早除之紹曰先帝言猶在耳奈何棄之吾以弱年負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勿復言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

侍側目纂請收之紹弗許超光弟寶之子也弘密遣尙書姜紀謂纂曰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威恩素著宜爲社稷計不可徇小節也纂於是夜帥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帥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衞將軍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禽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虎賁中郎將呂開帥禁兵拒戰於端門呂超帥卒二千赴之衆素憚纂皆不戰而潰纂入自青角門升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奔廣武纂

憚弘兵彊以位讓弘弘曰弘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命而廢之慙負黃泉今復踰兄而立豈弘之本志乎纂乃使弘出告衆曰先帝臨終受詔如此羣臣皆曰苟社稷有主誰敢違者纂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咸寧謚光曰懿武皇帝廟號太祖謚紹曰隱王以弘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人而微心未達唯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賞其忠善遇之纂叔父征東將軍方鎭

廣武纂遣使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國
家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用以濟世難可以此意諭
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
四年春三月涼王纂以大司馬弘功高地逼忌之弘
亦自疑遂以東苑之兵作亂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
之弘衆潰出走纂縱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賞軍弘
之妻子亦在中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
房晷對曰天禍涼室憂患仍臻先帝始崩隱王廢黜
山陵甫訖大司馬稱兵京師流血昆弟接刃雖弘自
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恩當省己責躬以謝百

姓乃更縱兵大掠四辱士女釁自弘起百姓何罪且
弘妻陛下之弟婦弘女陛下之姪也奈何使無賴小
人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欷流涕纂改
容謝之召弘妻子寘於東宫厚撫之弘將奔禿髪利
鹿孤道過廣武詣呂方方見之大哭曰天下甚寛汝
何爲至此乃執弘送獄纂遣力士康龍就拉殺之纂
立妃楊氏爲后以后父桓爲尚書左僕射涼都尹
五年春二月涼王纂嗜酒好獵太常楊頴諫曰陛下應
天受命當以道守之今疆宇日蹙崎嶇二嶺之間陛下
不兢兢夕惕以恢弘先業而沈湎遊畋不以國家爲

事臣竊危之纂遜辭謝之然猶不悛番禾太守呂超
擅擊鮮卑思盤思盤遣其弟乞珍訴於纂纂命超及
思盤皆入朝超懼至姑臧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
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桓桓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
下乃定超頓首謝纂本以恐愒超實無意殺之因引
超思盤及羣臣同宴於內殿超兄中領軍隆數勸纂
酒纂醉乘步輓車將超等游禁中至琨華堂東閤車
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閤超取
劍擊纂纂下車禽超超刺纂洞胸川騰與超格戰超
殺之纂后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皆捨仗不戰

將軍魏益多入取纂首楊氏曰人已死如土石無所
復知何忍復殘其形骸乎益多罵之遂取纂首以徇
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太子而自立荒淫暴虐番禾太
守超順人心而除之以安宗廟凡我士庶同茲休慶
纂叔父巴西公佗弟隴西公緯皆在北城或說緯曰
超爲逆亂公以介弟之親仗大義而討之姜紀焦辨
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吾黨也何患不濟緯嚴
兵欲與佗共擊超佗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
子何爲舍超助緯自爲禍首乎佗乃謂緯曰超舉事
已成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甚難且吾老矣無能爲也

超弟邈有寵於緯說緯曰纂賊殺兄弟隆超順人心而討之正欲尊立明公耳方今明公先帝之長子當主社稷人無異望夫復何疑緯信之乃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如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神鼎尊母衛氏爲太后妻楊氏爲后以超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定公謚纂曰靈帝纂后楊氏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楊氏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安用寶爲超又問玉璽所在楊氏曰已毀之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

謂其父右僕射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遂自殺謚曰穆后桓奔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以爲左司馬　夏五月涼王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嚻然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遣使說秦隴西公碩德曰呂氏自武皇棄世兄弟相攻政綱不立競爲威虐百姓饑饉死者過半今乘其篡奪之際取之易於反掌不可失也碩德言於秦王興帥步騎六萬伐涼乞伏乾歸帥騎七千從之　秋七月秦隴西公碩德自金城濟河直趣廣武河西王利鹿孤攝廣武守

軍以避之秦軍至姑臧涼王隆遣輔國大將軍超龍
驤將軍邈等逆戰碩德大破之生擒邈俘斬萬計隆
嬰城固守巴西公佗帥東苑之衆二萬五千降於秦
西涼公暠河西王利鹿孤沮渠蒙遜各遣使奉表入
貢於秦初涼將姜紀降於河西王利鹿孤廣武公傉
檀與論兵略甚愛重之坐則連席出則同車每談論
以夜繼晝利鹿孤謂傉檀曰姜紀信有美才然視候
非常必不久留於此不如殺之紀若入秦必爲人患
傉檀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紀紀必不相負也八月紀
將數十騎奔秦軍說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明公以

大軍臨之其勢必請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肯遂服也請給紀步騎三千與王松忽因焦朗華純之衆伺其釁隙隆不足取也不然今禿髮在南兵彊國富若兼姑臧而據之威埶益盛沮渠蒙遜李暠不能抗也必將歸之如此則爲國家之大敵矣碩德乃表紀爲武威太守配兵二千屯據晏然秦王興聞楊桓之賢而徵之利鹿孤不敢留　閏月秦隴西公碩德圍姑臧累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魏益多復誘扇之欲殺涼王隆及安定公超事發坐死者三百餘家碩德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爲持久之計

涼之羣臣請與秦連和隆不許安定公超曰今資儲
內竭上下嗷嗷雖使張陳復生亦無以爲策陛下當
思權變屈伸何愛尺書單使爲卑辭以退敵敵去之
後修德政以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若
天命去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窮困終將何
如隆乃從之九月遣使請降於秦碩德表隆爲鎭西
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隆遣子弟及文武舊臣慕
容筑楊頴等五十餘家入質於長安碩德軍令嚴整
秋毫不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　冬十二月呂
超攻姜紀不克遂攻焦朗朗遣其弟子嵩爲質於河

西王利鹿孤以請迎利鹿孤遣車騎將軍傉檀赴之比至超已退朗閉門拒之傉檀怒將攻之鎮北將軍俱延諫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他國棄州境土民以資鄰敵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諭之傉檀乃與朗連和遂曜兵姑臧壁於胡阬傉檀知呂超必來斫營畜火以待之超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兵二千斫傉檀營傉檀徐嚴不起集入壘中內外皆舉火光照如晝縱兵擊之斬集及甲首三百餘級呂隆懼僞與傉檀通好請於苑內結盟傉檀

遣俱延入盟俱延疑其有伏毀苑牆而入超伏兵擊之俱延失馬步走淩江將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乃得免傉檀怒攻其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隆遣廣武將軍荀安國寧遠將軍石可帥騎五百救之安國等憚傉檀之彊遁還

元興元年春正月禿髮傉檀克顯美執孟禕而責之以其不早降禕曰禕受呂氏厚恩分符守土若明公大軍甫至望旗歸附恐獲罪於執事矣傉檀釋而禮之徙二千餘戶而歸以禕爲左司馬禕辭曰呂氏將亡聖朝必取河右人無愚智皆知之但禕爲人守城

不能全復黍顯任於心竊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姑臧死且不朽傉檀義而歸之二月姑臧大饑米斗直錢五千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采路絕民請出城爲胡虜奴婢者日有數百呂隆惡其沮動衆心盡阬之積尸盈路沮渠蒙遜引兵攻姑臧隆遣使求救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傉檀帥騎一萬救之未至隆擊破蒙遜軍蒙遜請與隆盟留穀萬餘斛遺之而還傉檀至昌松聞蒙遜已退乃徙涼澤段冢民五百餘戶而還中散騎常侍張融言於利鹿孤曰焦朗兄弟據魏安潛通姚

氏數爲反復今不取後必爲朝廷憂利鹿孤遣傉檀
討之朗面縛出降傉檀送於西平徙其民於樂都
冬十月南涼王傉檀攻呂隆於姑臧
二年秋七月南涼王傉檀及沮渠蒙遜互出兵攻呂
隆隆患之秦之謀臣言於秦王興曰隆藉先世之資
專制河外今雖饑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不爲
吾有涼州險絕土田饒沃不如因其危而取之興乃
遣使徵呂超入侍隆念姑臧終無以自存乃因超請
迎於秦興遣尚書左僕射齊難鎮西將軍姚詰左賢
王乞伏乾歸鎮遠將軍趙曜帥步騎四萬迎隆於河

西南涼王傉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　八月齊難等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於道旁隆勸難擊沮渠蒙遜蒙遜使臧莫孩拒之敗其前軍難乃與蒙遜結盟蒙遜遣弟挐入貢於秦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爲倉松太守郭將爲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宗族僚屬及民萬户於長安興以隆爲散騎常侍超爲安定太守自餘文武隨才擢敘初郭黁常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遷王尚卒代之黁從乞伏乾歸降秦以爲滅秦者晉也遂來犇秦秦人追得殺之

張溥曰後涼之興也史言呂光生於枋頭夜有神光之異及長長身重瞳左肘有肉印出討西域流沙無水天助大雨至脈文巨霸營外黑龍奇祥累見疑大命攸集乃在位十年死又三年而國滅晉安元興初秦姚興徵呂隆入侍隆使呂亂告光廟歸東京慟泣奉訣悲同係累後竟坐姚弼謀反伏誅論者責呂紹呂纂凡才負乘呂弘呂超兇狡階亂誠然哉然晉孝武時光自稱三河王禿髮烏孤即懷異心既稱涼天王拜烏孤益州牧烏孤曰呂王諸子貪淫三甥暴虐

吾安可受不義之爵留其鼓吹羽儀謝遣之未幾出擊西秦王乾歸呂延敗死沮渠蒙遜段業郭黁楊軌等相繼告叛終光之身兵不得解老疾將死自號太上皇而立子紹召呂纂呂弘勉以輯睦涕泣受命父死未寒兵起暮夜紹登紫閣自殺纂卽僞位彼爲呂光者生受制於強臣死貽禍於少子名爲天王實一弱小亂國也五胡之興石氏最強石虎死太子世立其兄遵弒之國旋覆滅呂氏局守姑臧土地甲兵僅可附庸後趙纂爲紹庶兄忍行簒弒內難外敵何以

克靖呂弘作亂被誅纂𨬇沈湎遊畋呂超復弒之立其兄隆身弒人者身卽見弒於人胡奴斫頭番禾小鼎國之災也寧足福哉焦朗姜紀說姚碩德伐隆隆嬰城坐困超請降以退敵譙周勸劉禪降晉一人不返欲望句踐再興於越孫權暫屈於魏其可得乎碩德師還隆復逼於傉檀蒙遜舉族遷長安隆雖逆徒固光弟寳子尚稱呂氏後纂弒紹殺弘而光之愛子亡隆超弒纂殺呂緯而光之親子亡及秦取梁以隆爲散騎常侍超爲安定守等於臣虜則光之宗人盡

ASIAN LIBRARY

亡矣小國歷三變未有能復存者也纂后楊氏
楊桓女也超弒纂時后命禁兵討超阻於杜尚
纂死超欲納之后自殺其節義同於苻丕楊后
之刺慕容永苻登毛后之拒姚萇國家危急守
正者獨一婦人呂佗梁氏能無愧於心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八

宋　建安　袁　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　溥　論正

馮跋滅後燕

晉安帝隆安五年燕王盛懲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又自矜聰察多所猜忌羣臣有纖介之嫌皆先事誅之由是宗親勳舊人不自保八月丁亥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上將軍秦輿段讚謀帥禁兵襲盛事發死者五百餘人壬辰夜前將軍段璣與秦輿之子興段讚之子泰潛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帥左右

出戰賊衆逃潰璣被創匿廂屋間俄有一賊從闇中擊盛盛被傷輦升前殿申約禁衛事定而卒中壘將軍慕容拔冗從僕射郭仲白太后丁氏以爲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衆望在盛弟司徒尚書令平原公元而河間公熙素得幸於丁氏丁氏乃廢太子定密迎熙入宮明旦羣臣入朝始知有變因上表勸進於熙熙以讓元元不敢當癸巳熙卽天王位捕獲段璣等皆夷三族甲午大赦丙申平原公元以嫌賜死閏月辛酉葬盛於興平陵諡曰昭武皇帝廟號中宗丁氏送葬未還中領軍慕容提步軍校尉張佛等謀立故

太子定事覺伏誅定亦賜死丙寅大赦改元光始
元興元年冬十月燕王熙納故中山尹苻謨二女長
曰娀娥爲貴人幼曰訓英爲貴嬪貴嬪尤有寵丁太
后怨恚與兄子尙書信謀廢熙立章武公淵事覺熙
逼丁太后令自殺葬以后禮諡曰獻幽皇后十一月
戊辰殺淵及信辛未熙畋於北原石城令高和與尙
方兵於後作亂殺司隸校尉張顯入掠宮殿取庫兵
脅營署閉門乘城熙馳還城上人皆投仗開門盡誅
反者唯和走免甲戌大赦
二年夏五月燕王熙作龍騰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

人築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　冬十二月戊申燕王熙尊燕主垂之貴嬪段氏爲皇太后段氏熙之慈母也己酉立苻貴嬪爲皇后大赦

三年夏四月燕王熙於龍騰苑起逍遥宫連房數百鑿曲光海盛夏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　秋七月燕苻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榮自言能療之昭儀卒燕王熙立榮於公車門支解而焚之　冬十一月燕王熙與苻后遊畋北登白鹿山東踰青嶺南臨滄海而還士卒爲虎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

義熙元年冬十二月燕王熙襲契丹

ASIAN LIBRARY

二年春正月燕王熙至陘北畏契丹之衆欲還苻后不聽戊申遂棄輜重輕兵襲高句麗　二月燕軍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高句麗木底城不克而還夕陽公雲傷於矢且畏燕王熙之虐遂以疾去官三年春二月燕王熙爲其后苻氏起承華殿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宿軍典軍杜靜載棺詣闕極諫熙斬之苻氏嘗季夏思凍魚仲冬須生地黃熙下有司切責不得而斬之夏四月癸丑苻氏卒熙哭之懣絕久而復蘇喪之如父母服斬衰食粥命百官於宮內設位而哭使人案檢哭者無淚則罪之羣臣皆含辛

以爲淚高陽王妃張氏熙之嫂也美而有巧思熙欲以爲殉乃毁其襚韡中得弊氈遂賜死右僕射韋璆等皆恐爲殉沐浴俟命公卿以下至兵民戸率營陵費殫府藏陵周圍數里熙謂監作者曰善爲之朕將繼往丁酉燕太后段氏去尊號出居外宮　秋七月癸亥燕王熙葬其后苻氏於徽平陵喪車高大毁北門而出熙被髮徒跣步從二十餘里甲子大赦初中衛將軍馮跋及弟侍御郎素弗皆得罪於熙熙欲殺之跋兄弟亡命山澤熙賦役繁數民不堪命跋素弗與其從弟萬泥謀曰吾輩還首無路不若因民之怨

共舉大事可以建公侯之業事之不捷死未晚也遂相與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北部司馬孫護之家及熙出送葬跋等與左衛將軍張興及苻進餘黨作亂跋素與慕容雲善乃推雲爲主雲以疾辭跋曰河間淫虐人神共怒此天亡之時也公高氏名家何能爲人養子而棄難得之運乎扶之而出跋弟乳陳等帥眾攻弘光門鼓譟而進禁衛皆散走遂入宮授甲閉門拒守中黃門趙洛生走告於熙熙曰鼠盜何能爲朕當還誅之乃置后柩於南苑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宿於門外乙丑雲即

天王位大赦改元正始熙退入龍騰苑尚方兵褚頭踰城從熙稱營兵同心效順唯俟軍至熙聞之驚走而出左右莫敢迫熙從溝下潛遁良久左右怪其不還相與尋之唯得衣冠不知所適中領軍慕容拔謂中常侍張仲曰大事垂捷而帝無故自驚深可怪也然城內企遲至必成功不可稽留吾當先往趣城卿留待帝得帝速來若帝未還吾得如意安撫城中徐迎未晚乃分將壯士二千餘人登北城將士謂熙至皆投仗請降既而熙久不至拔兵無後繼眾心疑懼復下城赴苑遂皆潰去拔爲城中人所殺丙寅熙微

服匿於林中爲人所執送於雲雲數而殺之幷其諸子雲復姓高氏幽州刺史上庸公懿以令支降魏魏以懿爲平州牧昌黎王懿詐之孫也　秋八月北燕王雲以馮跋爲都督中外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馮萬泥爲尚書令馮素弗爲昌黎尹馮弘爲征東大將軍孫護爲尚書左僕射張興爲輔國大將軍弘跋之弟也

四年春正月北燕王雲立妻李氏爲皇后子彭城爲太子夏五月北燕以尚書令馮萬泥爲幽冀二州牧鎭肥如中軍將軍馮乳陳爲幷州牧鎭白狼撫軍大

將軍馮素弗爲司隸校尉務銀提爲尚書令 秋七月北燕王雲封慕容歸爲遼東公使主燕祀

五年冬十月北燕王雲自以無功德而居大位內懷危懼常畜養壯士以爲腹心爪牙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衞賞賜以巨萬計衣食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憾戊辰雲臨東堂班仁懷劒執紙而入稱有所啟班抽劍擊雲雲以几扞之仁從旁擊雲弒之馮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言於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爲公斬之乃奮劍而下桑斬班於西門泰殺仁於庭中衆推跋爲主跋以讓其

弟范陽公素弗素弗不可跋乃卽天王位於昌黎大赦詔曰陳氏代姜不改齊國宜卽國號曰燕改元太平謚雲曰惠懿皇帝跋尊母張氏爲太后立妻孫氏爲王后子永爲太子以范陽公素弗爲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孫護爲尚書令張興爲左僕射汲郡公弘爲右僕射廣川公萬泥爲幽平二州牧上谷公乳陳爲并青二州牧素弗少豪俠放蕩嘗請婚於尚書左丞韓業業拒之及爲宰輔待業尤厚好申拔舊門謙恭儉約以身帥下百僚憚之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七年秋七月燕王跋以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柔

然可汗斛律遣使獻馬三千匹於跋求娶跋女樂浪公主跋命羣臣議之遼西公素弗曰前世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以樂浪公主妻之跋勤於政事勸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斂每遣守宰必親引見問爲政之要以觀其能燕人悅之

十年夏五月河間人褚匡言於燕王跋曰陛下龍飛遼碣舊邦族黨傾首朝陽以日爲歲請往迎之跋曰道路數千里復隔異國如何可致匡曰章武臨海舟楫可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爲難也跋許之以匡爲游

擊將軍中書侍郎厚資遣之匡與跋從兄買從弟睹
自長樂帥五千餘戶歸於和龍契丹庫莫奚皆降於
燕跋署其大人爲歸善王跋弟丕避亂在高句麗跋
召之以爲左僕射封常山公

張溥曰慕容寶闇而不斷死於奔亡慕容盛峻
極威刑爲段璣等所弒後繼前失遘禍則均豈
幹父之蠱其君亦有戾歟益信沈潛剛克高明
柔克洪範所云皇極體常三德盡變非虛也盛
中傷輦升殿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
至而盛死度盛託國在熙與在太子定與皆未

可知熙竟得立者丁氏意也丁氏盛伯莊獻太子全之妃盛即位尊爲太后熙素得幸於丁氏盛死遂命立熙熙既立納苻謨二女最寵幸丁氏怨恚詛呪與丁信密謀廢熙事洩死昔衞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夷姜失寵自縊熙迫殺丁氏無辭乎弒在丁氏失行死猶夷姜也大苻昭儀小苻皇后皆美而夭昭儀死熙殺王榮后死熙服斬衰以嫂爲殉至起徽平陵被髮徒跣送葬馮跋等推慕容雲爲主發尚方徒閉門距熙熙收髮貫甲夜

攻龍城不剋微服隱林中被執雲弑之太康畋
有洛之表羿距於河適因民弗忍豈煩兵力哉
苻堅取燕寵慕容垂夫人段氏同輦遊後庭趙
整作歌以諷慕容沖清河公主姊弟專寵長安
有雌雄鳳凰之謠後慕容氏卽叛堅覆秦今熙
亦納苻氏女以隕其宗哲婦傾城抑何好還也
且垂后先段氏當垂爲吳王時湼浩等誣以巫
蠱入獄至死不撓垂得免禍後段后勸垂廢寶
除麟不聽而亂盛妃爲蘭汗女汗欲殺盛妃涕
泣保全又奉事丁氏孝謹後燕諸后妃竝稱賢

智獨丁苻導欲其亡忽諸國家再造難而墜命弱更亂以後於婦人女子尤兢兢乎慕容雲高和之孫厚重希言時人謂愚惟馮跋奇其志度寶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事拜侍御郎襲破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封夕陽公熙攻高句麗還雲畏其虐以疾去官及葬苻后跋詣雲逼舉大事旣立內懼蓄養壯士使離班桃仁典宿衛若固急自防驪姬玄妻之惑蕩海朝山之遊未敢縱也小臣肆憾尸遷東宮其得立也不意死也亦不意天亡後燕先殄本宗繼及養子慕容氏一

亂而易爲高再亂而易爲馮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十八

...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